

燭 的 話

* 物語之十九 *

星 雲

蠟燭有着各式各樣的種類，插燭的燭臺子也有各式各樣的不同。假若你參觀過寺院，或是你家中供有菩薩祖先的聖像和牌位，你一定曾認識我蠟燭臺子。我是由金銀銅鐵錫等不同的五金鑄造起來的，但也有木頭做的，甚至於一條細小的木棍上，釘上很多鐵釘，也可以當着是燭臺。

在佛教十種供養中有燈供養一種，所以點燭供佛是表示最虔誠的恭敬供養，假若供佛不要點燭的話，我也就沒有用武之地，也不會流傳到今天。因此，蠟燭和我，實有難解難分的緣份。

蠟燭的名稱很多，有紅燭，白燭，素燭，貢燭，壽燭，富貴燭，龍鳳花燭等。除此之外，最普通的是洋蠟燭，最經濟的是小拜燭。僧帽牌的洋蠟燭，常常用在電火節約和沒有電燈的地方；小拜燭點起來以後，只有你叩三個頭的時間它就會點完。

一般的人只能看到普通的蠟燭和燭臺，至於那能點一年半載的四五百斤的大蠟燭，還有一人多高的大燭臺，就很少人能看見了。這些大蠟燭，大燭臺，都是在那巍巍壯麗的大叢林中，一般人只曉得跑那矮小的城隍廟，媽祖宮，他一生中也不會見到我的真身啊！科學發達了，蠟燭漸漸的被電燈淘汰了。一些靠近都市文明的

小寺院卷堂，在我的身上都插了假蠟燭，在假蠟燭的燭心處裝上電燈，人們見了，分外的光明堂皇，分外的莊嚴肅穆。我起初也曾大惑不解，以為用電燈就比用蠟燭好了，為什麼要用假蠟燭裝電燈呢？這做作的燈供養，是騙人呢？還是騙佛呢？直到現在我才弄明白，所謂燈供養者，也不一定只限於用蠟燭做起來的燭，電燈，油燈，都可以算作燈供養。只要人們不把我燭臺廢止不用，其他一切都可以方便隨緣。

所不能方便的，就是有些不懂佛法的人，用動物的肉油做起燭來供佛，殺生害命，非但沒有功德，而且有害無量罪業！佛祖有靈，一定會為這些愚痴的眾生惋惜！

我並不是用來插燭的，而且我也有裝飾之用。一座大雄寶殿之中，中央端坐着佛祖的慈容，在他座前的二邊，如果沒有我終日雄峙的直立在那兒，一定會減少很大的威風。

我深居在寺院裏，有時候忙碌，有時候清閑。最忙碌的時候是在初一十五或是什麼香期法會中。在這時候，四方的善男信女，都聚攏來進香供燭，我和老弟香爐都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感。好者大殿上有香燈師，不住的把先點好了的香燭熄去了讓給後來者。有一次，一個老頭兒帶了他的兒子到寺中拜佛，他的一對大蠟燭才點起來不久就給香燈師息去收藏起來了，因此他心中非常懊惱，以為買這一對大蠟燭把錢浪費了，因此他就帶着一顆很不愉快的心情回家。走在路上，小兒子得急病又死了，心中更是焦急。只得買了一口棺材把兒子的屍骸運回家，那知當他到家的時候

他帶去燒香死了的兒子已經在門口迎接他了，因為進香的鬼多，把兒子擁擠散了，所以先回來的。老頭兒聽了半信半疑的把棺材打開來看，自己帶去供佛的一對大蠟燭，上面還寫着「來意不誠退回原處」八個大字，老頭兒才知道佛菩薩的靈感，所謂進香供燭不過是表示自己的心而已。

有時候人們點蠟燭，也有不用我的地方，他們在黑夜中走路的時候，把蠟燭插在燈籠裏，就能驅走黑暗而自由的走路了，「古人秉燭夜遊」，大概也就是這種樣子；他們恐怕空過人生有限的良辰美景，所以才秉燭夜遊。可是今人夜遊的時候不要秉燭了，他們手電筒一個，更是不方便自在了得多了。而且今人夜晚根本就不愛觀賞什麼自然美景，他們在夜晚，歡喜在舞廳的霓虹燈下跳舞；他們在深夜歡喜在特種酒家的色情中狂歡！這是科學的進步呢？還是人性的墮落呢？

古代沒有電燈，人們黑夜都是點燭，關雲長「秉燭達旦」，至今留為美談。這是說明我燭臺上的燭光，不但能照亮黑暗，而且更能驅走一切的邪惡。歷史上至今都還記載着：「青天觀青史，不負青天；赤面秉赤心，無忘漢帝」。這雖是讚揚關雲長堅貞不拔的人格，但沒有我如何能留下了這段佳話？

你莫看在我身上點的燭是無情的東西，實在說來比有情的物體還要多情哩！自古文人詩家，常借用蠟燭來發抒他的情感，表達他的意境，唐詩有云：「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又有云：「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是的，蠟燭點起來就會流淚的，

因為蠟燭自己的光明太微弱了，那婆世界一片黑暗，區區的燭光，那能照亮了整個人間？眼見那些愚痴的眾生，時時都在播撒罪惡的種子，鬭爭，虛偽，欺凌，偷盜，邪淫，我見了怎能不為之掉淚呢？

人間畢竟是罪惡的多於善美的，這但有一種傳說的然後將人活活的燒死油做成燭型的然後將人活活的燒死，名字叫做「點天燈」。德國的白蘭羅研究地動的學說，觸犯了基督教的教義，就是被這種刑法處死！我現在為了維護人道，為了維護我的尊嚴，一定要向他們提出抗議！

最後，我要告訴諸位：在我的身上，你們用電光供佛也好，用燭光供佛也好，只要你們有用我的一心，我也一定把你們布施的光明，照破黑暗，照遍人間！

四月二十日寫在青草湖

自動樂助本刊功德錄

- 第一期已報陳依名居士壹千元已收到。桃園無名氏一百廿元。阮本與居士壹百元。隆道師、心妙師、陳繼良居士、獅山元光寺各五拾元。張國光居士五十三元。高伯岳、無名氏、樓永譽等居士各二十元。以上共計一千五百三十三元。
- 代收樂生院建念佛堂功德錄
- 陳依名居士壹千元。阮本與居士肆百元。賴銀杏居士參百元。無名氏壹百元。張國光居士六十元。顧杭居士三十二元。觀浩居士二十元。張鐵成居士十元。以上共計壹千九百七十二元（連前合計壹萬二千六百七十七元加利息三五〇元七角共計一〇、六一七元七角）。